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叶舒宪 主编

赵周宽 著

文学人类学的 想象力

文学基于想象，人类学研究和科学思考同样需要借助想象。

当这两个学科相互打通之后，又将催生出怎样的学术想象力？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二级学院）项目编号2018GY006）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叶舒宪 主编

文学人类学的 想象力

赵周宽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SK19N07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人类学的想象力 / 赵周宽著. —西安: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9.6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 叶舒宪主编)

ISBN 978 - 7 - 5695 - 0860 - 4

I. ①文… II. ①赵… III. ①文化人类学—
研究 IV. ①C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08388 号

文学人类学的想象力

WENXUE RENLEIXUE DE XIANGXIANGLI

赵周宽 著

责任编辑 王红凯

责任校对 陈梅宝

装帧设计 锦 册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牵井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95 - 0860 - 4

定 价 8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35 传真:(029)85303879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资助出版（项目编号2018GY006）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编委会

主 编

叶舒宪

副主编

李永平

编 委

冯晓立 刘东风 徐新建

彭兆荣 程金城

总序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之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对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人文学界催生的这个新兴学科,给出一个较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以便继往开来,积极拓展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新局面,可谓恰逢其时。

50后这代人的青春岁月,激荡在汹涌澎湃的“文革”浪潮之中。“文革”后的改革开放,相当于天赐给这一代知识人第二次青春。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在1978年春天步入大学校园,那种只争朝夕、如饥似渴的求学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也第一次带来人文科学方面的世界景观。正如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市场经济模式一样,人文学者们也投入全副精力,虚心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神话—原型批评”就是当时的新方法论讨论热潮中,最早进入我们视野的一个理论流派。1986年我编成译文集《神话—原型批评》时,先将长序刊发在《陕西师大学报》上,文中介绍原型理论的宗师弗莱的观点时讲道:

物理学和天文学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化学形成于18世纪,
生物学形成于19世纪,而社会科学则形成于20世纪。系统的文

学批评学只是到了今天才得以发展。……正像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有赖于把握自然界本身的规律。一部文学作品,它所体现的规律性因素不是作家个人天才创造发明的,而是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在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这种规律性的因素就是“原型”。……从文学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植根于原始文化,最初的文学模式必然要追溯到远古的宗教仪式、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去。“这样说来,探求原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上的人类学”。

II

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样一段话,居然能够准确地预示这一批学人后来几十年学术探索的方向。“文学人类学”这个名称,也就由此在汉语学术界里发端。10年之后的1996年,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宣告成立(首任会长为萧兵先生),如今简称“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研究文学的神话原型,到探索华夏文明的思想、信仰和想象的原型,这一派学者如今正式提出的大小传统理论和文化文本符号编码理论,可以说早已全面超越了当年所借鉴学习的原型批评理论,走出文学本位的限制,走向融通文史哲、宗教、艺术、心理学的广阔领域。

从1986年到2018年,整整32年过去了,我们也经历了自己人生从而立到花甲的过程。如今我们要解读的是5000多年前的先于华夏文明国家的“文化文本”,阐发的是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大墓的神话学内涵。这是当年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问题意识,先把我们引入文化人类学的宽广领域,再度引入中国考古学的全新知识世界,这样的跨越幅度,的确是当初摸索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时所始料未及的。

从原型批评倡导的文学有机整体论,拓展到文化符号的有机整体论、史前与文明贯通的文化文本论,这就是我们努力探索近40年的基本方向。西周青铜器上出现“中国”这个词语,至今不过3000年时间。2018年2月4日,我第二次给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开设讲座,题目是“九千年玉文化传承”。今日的学者能够在9000年延续不断的文化大背景中研究“中国”

和“中国文学”，就是从先于文字的文化大传统，重新审视文字书写小传统的一套完整思路。相信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理论思路和研究范式，是学者们对西方原型批评方法的全面超越和深化，这将会引向未来的知识更新格局。

本丛书要展示这 40 年的探索历程，以萧兵先生为首的一批兴趣广泛的学人是如何一路走来，并逐渐成长壮大的。本丛书将给这个新兴学科留下它及时的也最有说服力的存照。希望后来者能够继往开来，特别注重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版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包括作为文史研究当代新方法论的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

是为丛书总序。

叶舒宪

2018 年 2 月 7 日于北京太阳宫

自序

作为方法论探索的文学人类学

中国文学人类学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思想文化寻根到新世纪的体系建构,已经走过了近四十年的探索历程。文学人类学扎根于中国当代人文研究范式革新的时代土壤中,体现出理论探索的勇气。新世纪的自觉的方法论建构,已经初步建立起新的人文研究范式。当代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在叶舒宪、徐新建和彭兆荣的引领下,仍然进行着积极的突破与创新。叶舒宪新著《文学人类学探索》^①对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做出整体的描述和总结。

笔者从本科学习阶段,就对萧兵、叶舒宪的中国文化破译系列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叶氏于 2004 年起担任西安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之后,每年都有两周时间听他的讲座,更被其方法论探索所吸引。叶氏在西外的讲座围绕大传统、国学研究、神话历史、比较神话学、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中华文明探源等重要课题展开。作为叶氏讲座的铁杆粉丝,笔者见证了新世纪的文学人类学体系建构的历程。叶氏在此阶段提出的“四重证据”“N 级编码理论”“大小传统”“文化文本”“玉教说”等理论概念,极大地拓展了文学人类学研究论域。叶氏本人理论创新与方法论示例相结合的研究

^①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8 年版。



思路,也为文学人类学的后学提供了研究范例,方便了本学科的深入展开。

文学人类学研究借助于多重方法,立体而动态地阐释了文化文本的生成与变迁,不仅扩展了文学研究领域,而且在人文学科的整体范围内都具有超强的理论辐射力。文学人类学刷新了现代性的文学概念,对于以虚构、想象和抒情为特质的现代性文学观予以极大的扩容。叶舒宪在回顾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时谈道:

从原型批评倡导的文学有机整体论,拓展到文化符号的有机整体论、史前与文明贯通的文化文本论,这就是我们努力探索近四十年的基本方向……今日的学者能够在 9000 年延续不断的文化大背景中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学”,这就是从先于文字的文化大传统,重新审视文字书写小传统的一套完整思路。^①

文学研究视域的开拓,在纵向的历史方向上,把神话、法术、原始思维等纳入研究范围中,这就使文学人类学具有了文化考古、思想考古和观念考古的内涵;历史性溯源的同时也把人类精神不同部门浑然一体的历史情境展示出来,巫术、神话等人类远古时代的精神表达方式,是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不同部门的共同母体。马克思主义所谓的人类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在此情境中是尚未分化的。因此,从现代性的分类学科视角来看,文学人类学对远古精神世界的还原,也是借“文学”之名,向哲学、历史以及其他艺术部门的渗透和拓展。

这种意义上的“效应史”,从文学人类学的“史前”时期开始,就在人文学科范围内发酵,并对毗邻学科和繁难问题产生破解的奇效。王国维对“二重证据”的启动、郑振铎的《汤祷篇》等,以“文史研究”介入社会思想和时局之中去,这种研究在方法论溯源的意义上被确认为文学人类学的早期实践^②,较早显示了人文学科的跨界魄力。在当代中国文学人类学的草

^①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8 年版,总序第Ⅱ—Ⅲ页。

^② 苏永前:《20 世纪前期中国文学人类学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创阶段,萧兵、叶舒宪的“文化寻根”呼应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潮流,并突破“文学思潮”的界限,将文化之根的探寻追溯到古早的精神世界之中去。^① 文学人类学草创期的“跨界”和“破界”魄力不让前贤,同时也展现新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是人文学者在长久的思想禁锢之后,积极吸收西方新知以建构中国人文学科体系的建设期,同时也是对自身文化的深入探索和再奠基时期。建构独立学科体系和冲决体系壁垒的两极张力,体现在文学人类学的初期探索中。文学人类学对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的积极吸收、对跨界性问题的多维思考、对人文学科基本问题出其不意的破解和阐释,是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思想张力的体现。哲学研究中的“道”“气”“天人合一”“太一”“生”等基本概念,历史学中的“循环历史观”“进化史观”与“退化史观”等基本问题,都在对“文学”史的解读中得到贯通性理解。立足学科本位,我们可以把文学人类学对于这些问题的解读视作文学研究的“观念效应”,虽然在文学人类学所复原的古远精神情境中,现代性的文史哲划分显得扞格不入。

本书尝试展开的研究,正与这种“效应史”相关。文学人类学在新世纪的体系建构中所提出的概念,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构成本著的研究对象。因此,与文学人类学同人自觉运用这些方法概念解析文学和文化事项不同,笔者还尝试对这些概念本身做出方法论的还原、阐释和评测。本书的论述对象处于文学人类学的初步成熟期,研究方法则具有立足既成概念本身的现象学特征。叶舒宪将文学人类学的“前史”追溯至清末民初学者的甲骨文、古史、神话研究中,并将萧兵先生作为文学人类学的自觉开创者,当代文学人类学界更将叶氏与彭兆荣、徐新建并称为“三驾马车”。不仅“前史”阶段的研究与当代探索在问题指向、问题意识和具体论题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三驾马车”也各擅其长,相互助益且互为补充。因而,

^① 《中国神话哲学》《高唐神女与维纳斯》《诗经的文化阐释》《庄子的文化解析》《老子与神话》《英雄与太阳》六种著作2005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直接提出对传统文化进行“破译”的萧兵先生的巨著《楚辞的文化破译——一个微宏观互渗的研究》于1991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完整的“文学人类学图谱”并不存在,这种状况正与这门学科的“破界”特性相对应。完整梳理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论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门学科仍处于积极的论域突创期,领军人物的勃勃雄心和理论创新生机仍在不断吸引着新的研究者加入研究队伍中来。

文学人类学从文学研究出发,对文化表述、文明探源、文化自信等时代命题的深刻阐发和重任担当的勇气和魄力值得钦佩。文学人类学走出书斋,与现实问题和时代关切实现连接,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本书是对叶舒宪新世纪文学人类学体系建构的阐释,主要是对一段学术生成史的近距离“浅描”,笔者热切期待着更具理论阐释力的“深描”著作的出现。与期待中的方法论系统研究相比,本研究更多是对文学人类学核心概念的阐释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新兴艺术的解读。因此,本书应该算是基于文学人类学方法论的“想象力”伸展,化用社会学家米尔斯的书名《社会学的想象力》,本著名为《文学人类学的想象力》。

“想象力”的涵摄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显示出来。

首先,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想象力”被理解为作家构思的“黑箱”和笔下生花的“核心技术”,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的论述不胜枚举。这种“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心理能力,在现代心理学中被解释为早期记忆的遗留,这就导致对作家儿童期经验的追溯。弗洛伊德在这方面毁誉参半的著名研究,是个体心理研究的典型案例;荣格则突破个体心理,在社会集体的层面上为想象力探源。荣格的视界,并非完全现代科学式的,他把前科学的神秘记忆也纳入现代人心理和精神的根源背景范围内,这就使得他的神话研究在反思科学理性的审美领域容易发酵。文学人类学在这方面受益良多。通过历史溯源,文学中的想象力脱去“审美”的华装,展现巫术、神话、仪式等现代性“他者”的面向,艺术想象力中透显出的个体天才的神秘性,被人类集体历史想象力和文化想象力的“神秘性”所取代,现代科学中的“求知”本能(亚里士多德)突破了现代科学的藩篱。这或许是人类社会集体想象超常之“力”的展现吧。

其次,想象力被置于人类知性先天能力层面加以理解,因此成为先验认识论中的核心问题。用思辨哲学“收纳”人类集体想象之“力”的“努

力”,在康德的想象力理论中得到典型表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即A版先验演绎)中,想象力被理解为独立自发的“认识功能”(faculty),而在修改之后的第二版(即B版先验演绎)中,它被设定为是知性对感性的一种作用,也就是所谓的“纯粹知性先验综合的最初应用”^①。纯粹知性的先验综合能力改造应用于感性的经验中,从而把经验性的知识纳入哲学思辨中,这是奠定哲学根基的必要程序,也是思辨哲学与经验性、历史性研究形成争执、对峙而又互益的根源所在。能否通过经验性的描述达到超经验的、普遍必然的知识,在西方曾引发诗歌、历史和哲学间长久的三角争辩,《诗学》的作者亚里士多德、《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和《历史》的作者希罗多德,分别站在三条论辩战线上。想象力的问题,正是三条线上争执的核心问题。哲学对想象力的极力收纳和文学想象力的无边迸发构成的张力,在文学人类学中通过更深的历史性还原(神话世界)得到缓解。想象力问题似乎既是张力的“增压器”,又是其“解压阀”。

第三,米尔斯在社会学论域中提出的“想象力”,是对这一古老词汇的“翻新”,其中同样蕴含着强大的张力。米尔斯这一概念问题意识是:现代人面对生存世界和观念的巨变,无法将私己的生活与社会历史相关联而形成一种整体认知,因此需要借助于“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形成全新的世界观。米尔斯所发现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即在世界的一体化(全球化)背景中存在着分裂和离散的趋势,全球一体化的“地球村”想象与更加孤独的原子式个体境况相携并进。米尔斯试图借助社会学这门综合性的学科来建构整合世界观,形成个体与世界历史的有机连接。他把这种想象力看作是当代人的心灵必需,认为:

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②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

^②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并认为,这种现象力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米尔斯呼吁构建的这种想象力,正是现代哲学期望通过启蒙而让每一个现代公民都能获得的“健全理性”。人类个体面对时代巨变时的莫知所措,并没有随着知识的普及而有丝毫减弱;面对海量数据对有效信息的择取,重新考验着人类的理性能力。

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发展遵循着知识逐层深化的客观逻辑,人文科学的发展则随时存在“歧路亡羊”的危险。人文学者的视野和格局,直接决定着学术的意义和价值。在知识全球化和后全球化时代,人文知识不仅呈现数量的爆炸式激增,其发展方向和视界选择的影响因素也更加多样化了,人文学科之间形成共通的知识世界的难度大大增加了。文学人类学从对文学的研究出发,将视野拓展至文化和历史的广阔领域中,如何保持其学科品格的一致性呢?在该学科所展现的广阔丰富的论域中,如何保持一种“健全意识”,对于初入门径者来说是一项考验,对于长期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来说同样如此。

“想象力”在此意义上指称一种一致性的视界、学科范式和研究风格。这种想象力可以帮助我们确定,面对广泛的人文化的世界,我们应该将哪些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内,以及对于与其他学科共享的研究课题,文学人类学的独特视角该是怎样的。“文学人类学的想象力”既拓展关于“文学”和“人类学”的“想象空间”,也收缩和规范“文学人类学”的想象范围,这一固定语用中的扩展性和规范性所形成的反向互益张力,与“想象力”一词的前述三层意义相契合。

想象力与人的世界认知密切相关,一定的想象力构建起一定的世界观。人文学者的研究范式和风格等,都是基于特定想象力构建的世界景观之上的。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建构主义意义上把国家看作“民族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 of the nation)。^① 质疑者提出,国家所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具有国土、民族、语言和宗教等要素不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吗，怎么可能想象出来的？安德森对于国家的定义，如果去除其建构主义的淡化存在性规定的缺陷，套用在人文学科上，可能更恰切。两位社会学家都从“想象力”确定其研究对象的存在论特征。但实际上，人文学科的“想象性”更加明显：历史学家对于既往历史事件的想象，哲学家对于超越性存在的想象，文学艺术家用想象开创出的美的世界，都具有想象的特征。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在“虚幻不真”“荒诞不经”，甚至“奇思妙想”的意义上理解想象力。原始巫术和神话中的想象力本身具有存在建构的“创世”价值，这是一种借助于“想象”实现的“创世”和具有“创世”意义的“想象”。

文学人类学把作家创作中的灵感追溯至久远的神话观念，通过对现代性狭义想象力（个体的、诗意的、不可还原的）的历史世界还原，展现人类集体的早期想象空间。对这个想象空间，绝对不能用狭隘的真实性标准去衡判：法术、巫术仪式、神话故事等对远古先人来说，是世界生成与创造的必需，真实性不容置疑。因而，文学人类学对于现代学人的考验和召唤最终是本体论和生存论的。范式、风格和文学文化观念的革新，均须在这个具有创世意义的视界中把握。

作为一种召唤，文学人类学还将其想象之“网”撒向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本书可以看作是对文学人类学想象力的回应。本书立足于文学人类学概念和方法的思考和阐释，并将关注范围扩展至影视、网络游戏和物联网等想象空间。研究方法上的学步，是向“三驾马车”的致敬；视域的开拓和延展，是否在整个学科的想象力范围之内，自当请教于方家。

目 录

第一编 文学人类学的理论视野

第一章 从文学到思想

| | |
|---------------------------|----|
| 第一节 从国别文学、整体文学到文化..... | 4 |
| 第二节 文化异同之辨,或通向思想发生学 | 10 |
| 第三节 原始思维与思想考古..... | 15 |

第二章 文学中的思想

| | |
|----------------------------------|----|
| 第一节 现代性批判的新路径:对现代性之“他者”的复原 | 24 |
| 第二节 文学人类学对思想之动力的激活 | 30 |
| 第三节 思想深描:文学人类学与形而上学的互训 | 37 |

第三章 文化与文明

| | |
|--------------------------------------|----|
| 第一节 作为文化生命力之能指的多重证据..... | 45 |
| 第二节 在文化的成熟(没落、被遗忘、僵化)期重返“第一现场” | 51 |
| 第三节 玉教与文明探源..... | 56 |

第二编 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工具

第四章 大传统的思想意义(上)

| | | |
|-----|--------------|----|
| 第一节 | 大传统概念的思想谱系 | 66 |
| 第二节 |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 | 69 |
| 第三节 | 实证与阐释的关系 | 72 |

第五章 大传统的思想意义(下)

| | | |
|-----|------------|----|
| 第一节 | 文化起源之谜 | 76 |
| 第二节 | 文化与人类的关系 | 79 |
| 第三节 | “思想考古”的新田野 | 81 |

第六章 N 级编码理论(上)

| | | |
|-----|-----------------------------------|----|
| 第一节 | 从神话 - 原型批评的方法论引介到 N 级编码的方法论 新生 | 84 |
| 第二节 | N 的符号学解读 | 87 |
| 第三节 | 编码符号学的尝试 | 91 |

第七章 N 级编码理论(下)

| | | |
|-----|-------------------|-----|
| 第一节 | 迁回到欧洲:对表象主义的欧洲式反思 | 94 |
| 第二节 | N 级编码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评估 | 97 |
| 第三节 | 新的再现模式 | 101 |

第八章 中华文明起源“玉教说”(上)

| | | |
|-----|-------------------------|-----|
| 第一节 | “玉教说”的观念前提:“神话”和“历史”的蜕变 | 104 |
| 第二节 |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神话学模式的基本特点 | 106 |
| 第三节 | 玉的“精神分析” | 107 |
| 第四节 | “玉教说”的动力学分析 | 113 |



第九章 中华文明起源“玉教说”(下)

| | |
|-----------------------------------|-----|
| 第一节 玉教说的方法论试析 | 122 |
| 第二节 “玉教说”的观念效应试析:以中国梦为背景的阐释 | 127 |

第三编 实践篇

第十章 “格物说”的大传统探源

| | |
|----------------------------|-----|
| 第一节 传统哲学的“格物”歧见与读解困境 | 138 |
| 第二节 “格”的字源考察和词义衍变 | 142 |
| 第三节 “格物说”的神话观念背景 | 147 |
| 第四节 “格物说”的大小传统互释 | 152 |

第十一章 角色扮演

| | |
|----------------------------|-----|
| 第一节 作为文化现象和思想现象的角色扮演 | 158 |
| 第二节 指示和扮演:互异和/或互益? | 166 |
| 第三节 角色扮演与世界的“透明度” | 171 |
| 第四节 扮演好自己 | 177 |

第十二章 仪式性永生

| | |
|----------------------|-----|
| 第一节 “人文关中”中的扶风 | 181 |
| 第二节 丧葬仪式及社会结构 | 184 |
| 第三节 在仪式中“克服”死亡 | 189 |
| 第四节 仪式性“永生” | 193 |

第十三章 万物互联

| | |
|--------------------------|-----|
| 第一节 万物互联的观念史 | 199 |
| 第二节 万物互联的技术本质与思想本质 | 202 |
| 第三节 “弯道超车”与“逆向回归” | 206 |